

大前年刘君在海口当了处长,暗自高兴之余,不忘将这一喜讯在朋友圈扩散。轮到给曾经的好友张君打电话,他努力将语调压制平缓,说得字正腔圆,喜悦之情并没有溢于言表。

张君似乎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,一小会儿默不作声后,连爆出几个“好”,似乎还传来拍桌打椅的声音。他还特别强调刘君这个处长有实权,能办大事,不像自己坐了多年的处长交椅,徒有其名权力却出不了办公室。刘君听后不知该说什么好,内心的激动瞬间冷却下来,然后就顺口聊了聊孩子和天气,就在对方再次大声说“祝贺你啊老朋友”时,恰到好处地挂了电话。

如果追溯到更远的过去,刘君和张君20多年前已是好朋友。当年俩人都是愣头愣脑踌躇满志的大学毕业生,同一年夏天进入省广播电台当记者。跌跌撞撞完成日积月累的情感叠加后,俩人更是互视对方为兄弟,谈笑风生中往往将对方引为知己。

今年春天的一个夜晚,我和刘君在茶馆喝茶,刘君一边品啜着茶味一边回忆与



## 伤别离

□莫晓鸣

张君早期的情谊,一脸无比缅怀的神态。当年两个人都单身,都年富力强,都怀揣梦想,对自己当下拮据的经济满不在乎。张君喜欢吃烤鸭,海口东湖里有好几家在路边卖烤鸭的档口,张君熟能生巧,黄昏时悄悄候在旁边,当夜幕降临,档主纷纷降价促销,他才不失时机冒出来,大方地斩回半边黄灿灿的鸭肉,然后喜滋滋地给刘君打电话,通知刘君来他的出租屋喝酒吃美味。

“当年那种心无挂碍的情谊,那种骑着单车穿街窜巷去吃烤鸭的幸福,后来再也找不到了。”刘君喝了一口茶,眼睛望着窗外灯火阑珊的夜色,幽幽地感叹道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一句话世洞明:“话

说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”这仿佛一句咒语,从天长日久看,世情人果敢如此。刘张俩人什么时候开始淡了往来,刘君在我面前回忆时,紧蹙眉头,舔舔嘴唇,也说不太清楚。只记得那年张君调出单位,去了一个政府部门,然后就忙碌于陪领导喝酒和打麻将。那阵子刘君曾给张君打过好几次电话,电话那头不是传来酒桌上的吆喝声就是传来哗啦啦的麻将碰撞声。张君的声音夹杂在那些声音里匆匆促促,刘君好几次兴味索然放下电话后,便决定不再给这位昔日好友打电话。当然那阵子他俩也在一起喝过几次酒,只是张君的酒话却变了,内容几乎全是官场新动态,比如某某厅长和某某副省长是连襟,某某市长的后台可能在北京……诸如此类强势内幕,俨然权威发布,听得刘君如坐针毡,酒肉也就味同嚼蜡了。后来张君再来电话约喝酒,刘君无不左推右推,梗着脖子含糊其词,婉拒再赴约。

“道不同当然不能并肩走”,刘君后来总是如此安慰自己。刘君本是个念旧的人,重情重义的人,他怎么也想不到,一份真心实意的兄弟情谊,竟在世俗喧嚣里一点点失落,甚至变成心猿意马,最后只剩下手机里寂寞的名字,剩下这个名字后面一点遥远的故影。就连节日从手机发来的问候也是生硬硬,千篇一律,一看就知照搬别人。这大概也算人情世故的一种吧,心与心活出了距离,活出了渐行渐远,刘君只好承受着这种无言的别离。

近两年,虽然刘君与张君俩人交集越来越少,疏远得不规不矩,但还是有机会见过两次面。一次在超市里,刘君遵妻命买菜备战即将来临的台风,他正在挑拣蔬菜,偶然回头一瞥,见张君肩挎公文包有模有样走过来,他稍一迟疑,竟下意识地挪动身子躲闪开。他真不知道久别重逢的两个人,即便手握在一起,并且还能敷衍地互相拍拍肩,又该开口说什么,他不想让自己陷于一种无话找话的窘迫。另一次是张君要将在市郊教书的妻子调入市内,心急火燎请刘君帮忙。张君一再强调,这关系到他全家的生活质量,所以此事成为本年度重

中之重的家庭规划。他知道刘君与市教育局新任的某领导是勾肩搭背的铁兄弟。俩人在茶馆面对面坐着,各自抽着烟,有一阵子烟雾缭绕确实遮盖了些许生疏中的尴尬。俩人闪烁其词谈了海口的拆迁、堵车、房价的高挺不下,张君才转上正题——其实他心里也别扭,俩人的关系,已经需要一些闲话铺垫才能入正题!刘君听完竟然眼睛一亮,突然来了精神般使劲熄灭烟头,一拍茶桌,语气坚定地表态这事全包在他的身上。刘君这一高调姿态当然让张君颇感意外,他的眼睛一眨一眨,半张着嘴,竟说不出话。这之前张君或许曾猜度,这个日渐生疏的朋友,可能找借口婉拒,可能半推半就,全然有口无心。

后来刘君告诉我,当时之所以如此爽快一槌定音,是因为张君遇到棘手事,还能想起他,说明张君心里还是有他这个朋友。听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但我默然,不妄加评论。刘君还说,将张君的妻子调入市内某中学后,张君要请他吃饭,并提前告知要送他两串花梨木佛珠手链(意为刘君一串,帮忙的市局领导一串)。这种一码还一码,反衬出客气和生分,让刘君很失望,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这样的。刘君一次又一次推掉这个饭局,最终俩人的关系又恢复到仅剩节日的短信问候,仿佛心照不宣。

上月的某天傍晚,刘君被张君妻子哽咽的声音通知第二天参加张君的葬礼。张君因在高速路上出车祸,抢救无效亡故。事出突然,刘君整个人一下子全傻了,脑袋倏时一片空白。刘君使劲将手机摁在耳朵上,呵呵呵连声,竟忘了给张妻只言片语的安慰。放下手机,他才发觉自己的双眼全湿了。

葬礼的场面很冷清,除了张家从乡下赶来的几个亲戚,就是寥寥十几个张君的朋友。刘君看着张君熟睡般静静的面容,想起俩人曾经共度的欢腾岁月,不禁悲从中来。他的眼泪禁不住涌出眼眶,一行行挂在肃穆的脸上。他心里暗想,如果能预知张君这么年轻就突然离世,就该多见他,多给他打打电话。

呼吸粗重的悲痛中,刘君不忘对张君抱拳作揖:经此一别,阴阳相隔了,兄弟一路走好!大厅外阳光灿烂,一些不羁的小鸟在阳光里起起落落。刘君环顾四周,他突然发现,送葬的来宾神态各异,就他脸颊上挂着泪水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)

通往东宁的火车仅有一趟。

傍晚,我拉着行李箱刚走出家门,秋风就如一把长矛,张牙舞爪地穿透了衣衫。我无法阐释深秋的风是否带着邪念,反正那一刻,我沦陷到悲凉和孤单里。莹白的街灯宛若深巷里的女人,张牙舞爪地投进路人。可路上的行人却无暇她的身姿,疾驰的车轮和匆匆的脚步无疑是决绝的回应。

街灯只能在无数个影子里叹息。

当我站在三岔口镇时,我恍若如梦。据史料记载,最早的三岔口是东宁的中心。70年前,日本关东军把东宁作为侵略扩张的据点,在这里建飞机场、修铁路,还修筑了要塞群。由此,东宁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枪响的地方,也是侵略者的终结地。时隔70余载,当我穿行于街道时,每走一步都感觉到了脚步的沉重。心头也有无数个故事要讲述——我更乐于把东宁称为边城,因为东宁与俄罗斯仅一条瑚布图河相隔。

一座白砖红瓦的房子里,两铺炕头,一个有着四口锅的灶台。我的落脚处,竟是我梦中的伊甸园。菜园里的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小葱还是一片葱茏,尤其经了秋风的葡萄,味道更加深邃。院门前是大片等待收割的稻田,不远处起伏的山峦是俄罗斯的地界儿。日夜奔流的小乌蛇沟河,蜿蜒着与瑚布图河相会,又绕过山峦与绥芬河相拥,欢天喜地去了大海。

女主人玫瑰是我的本家。一见面,她说似曾相识,我说好像见过。玫瑰是小学校长,她能干、能担当、能吃苦、能忍耐,她用沉默向生命宣告,生活无难事。每天早上,我都在袅袅炊烟中开始工作,写得肩颈酸疼的时候,也会到门口的葡萄架下摘几粒葡萄。又在明媚的阳光中眺望着山峦,亦或者收割机在稻田里吃进稻穗,吐出稻草。高安村安静得宛若一幅画,置身于画中的我,仿佛回到了前世。玫瑰上班之前,不但把早饭做好,还把午饭也放在锅里。玫瑰每天换样地做饭菜,声称要把我喂胖。只可惜我的胃口不争气。玫瑰说村里有一家供销社,供销社的老房子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。玫瑰的话,让我突然想起家乡的“公社”。小时候,我无数次地骑在祖父的脖颈上,到公社买最贵的罐头,买最好吃的饼干和槽子糕。祖父总是眯着小眼睛呵呵地笑,他说我孙女尽挑贵的要。

我跃跃欲试地要去供销社,去那里寻找一种久远的情愫,抚慰我远离故乡后被撕碎的疼痛。第二天,我去了两趟供销社,都被一把锁头挡在铁栅栏的门外。院子里的一条老狗有气无力地冲我叫唤两声,就再无声息。我问在门前锻炼的老者:“供销社为何不开门?”他说:“他家住河南,在家秋收呢。”我想老者说的河南一定是以小乌蛇沟为界,从河南到河北或许也有一段距离。第二天上午,我终于走进供销社,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仿佛又回到了祖父脖颈上,脚步有些飘然。我飘然地买了两双塑胶手套和一盒肉罐头,飘然地从供销社里走出来,还飘然地沉浸在回忆里……一条一岁左右的小黄狗,不离不弃地跟在我身后。她亲昵地扒着我这个外乡人的后腿,任凭主人喊破嗓子地呵斥,小黄狗头都不回。我对小狗和善地笑,它像一位久别的老友,更是撒欢地往我身上扑。我们不离不弃地走着……突然在两座房子的夹空儿,一条狗探出头来,哀怨地叫了两声。小黄狗愣了一下神儿,咯噔地站住了。它冲我嗅了嗅鼻子,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,转身毫不犹豫地弃我而去。我愕然地站在路中间,看着小黄狗和另一条狗亲热。许久,我笑了。世间的感情竟然如此脆弱,相爱和分手就住对门。

在高安村,我被一条小狗抛弃了。

傍晚,玫瑰进门就开始忙活,滩头鱼、笨鸡、猪排骨,她一边忙活一边讲述讲武堂毕业的爷爷,讲奶奶,他们因为闹革命坐了监狱。玫瑰的父亲跟着奶奶在监狱里长到8岁,要不是中苏交换战俘,爷爷或许就把苏联的牢底坐穿了。爷爷是家族的叛逆者,所以,父亲和他的兄弟对家族知之甚少。那几天,我忙于手上的文字,就在心里暗暗地盘算,走之前去看望玫瑰的爸妈。

玫瑰休息时,带我去看小乌蛇沟和瑚布图河。我们钻过铁刺网,站在河滩上,我凝望着交汇的河水,凝望着河对面的林木,凝望着俄罗斯的土地,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,但对这里的山水,仿佛早就熟稔于心。我告诉玫瑰我写了要塞,写了橡树。玫瑰说:“我带你去看吧,要塞就在我们学校旁边,那座山上就有橡树和山里红。”写累了,决定休息一天,也趁机和玫瑰去看山。玫瑰说,平时她大都走着上下班,今天坐轿车。半路上,我们搭了一辆三轮车。开车的也是一位老师,他一大早去收包果园子的钱。

山上的风肆虐地嘶吼着,但我一点都没觉得恐惧。由于没有路,玫瑰豪气地带我过水沟、钻包米地。她担心我的体力,走在前面的她都把青草踩倒,然后才让我走。或许,我前生曾是山上的一棵草,也许是一块石头,反正我对这里的山有一种亲切感。在山上,我认识了橡树,采了橡果子,摘了山里红。玫瑰说,明年开春野玫瑰绽放时,她给我酿花蜜。我哑着嘴,仿佛在品味着花蜜的香气。我们蹬上一处平缓的坡,玫瑰说,爷爷奶奶的坟就在那里,他们没有合葬。我站在玫瑰的身后,合掌拜谒了苦难深重的爷爷奶奶。

玫瑰说:“周末爸妈来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心头一颤。”

我与父亲的疏离,是因为一场死亡。父亲走时才45岁,他的相貌永远地定格在45岁。我从没有想过父亲年老时的样子。当玫瑰的爸妈走进门时,我的心一下子就颤抖了,这不就是我的父亲吗?那一刻,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委屈,如鸟扑棱棱地飞出来。那一刻,我真想化作一只鸟,扑进老父亲的怀里尽情地哭一场——我沉重的哭声飞过千山,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都能砸出响声。那天,我两度流泪两度哽咽。我叫他们爹和娘,父亲说:“还是叫爸。叫爸亲。”79岁的老爸念过书,他能写歌、能谱曲,这也是我们族人骨子里的东西。老爸不善言辞,但我知道,他的心热着呢。只不过,被岁月河水涤荡的平心已然轻飘得如烟了。我问爸:“会为生命的不公而觉得不平吗?”他看着脚下的路,缓缓地说:“修建一条路,有多少基石被碾在下面,何况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。”老爸的话,让我的心抖地一疼。

我让眼泪倒流回去。

薄霜宛若一缕轻纱披在翠绿的菜叶上。我静静地看着雾蒙蒙的菜地、稻田、山峦……但我却不敢直视老父亲的脸,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,除了岁月的痕迹,还刻着我们家族的印记:坚韧和不拔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)

## 边城的河流

□薛喜君

## 老张的灯

□陈美者

那日,一团一团肥圆的锦鲤在我面前游动时,我没有生出惯常的厌恶感。因为它们背景是一个云雾缭绕的小山村,村中一条小溪蜿蜒,锦鲤就在溪中生长着。小村叫濠头村,老房子、石头路,零散见一两位老人、妇女或孩子,水边长着野草,猫真的老了,它丝毫不为肥硕的鱼而心动,和一条差不多老的狗紧挨着趴在石桥上,连眼皮都懒得抬。我的心中生出了一丝安宁,幻想若能在这样的古民居小院子里住着,也是美事,可见祖辈记忆早已以基因密码的形式附着在我们的身体里,不管被现代文明裹挟着向前翻滚多远,农耕时代和最初家园的模样总能隐隐触动心绪。

带领我们的是村里的一位老先生。他大概70岁,身姿清瘦敏捷,笑语朗朗,从本地的锦鲤乃孙悟空的化身的故事,到村里的不锈钢宣传栏都得了哪些人的赞赏资助,他皆兴致盎然地说着。他说,16米长的阅报长廊、近200米长的耕读文化、廉政文化、雷锋精神文化长廊吸引很多外地人来看的。我在想象村里人将文字和照片喷印贴出还要及时更新的不易。旁边又一人说起,最初老张用“钓鱼丝+竹夹子”弄的一个简易阅报栏,不过想给村民做个便利。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先生,自然就是老张了。知道他退休前是县里的旅游局局长,阅报栏的升级,也就没什么意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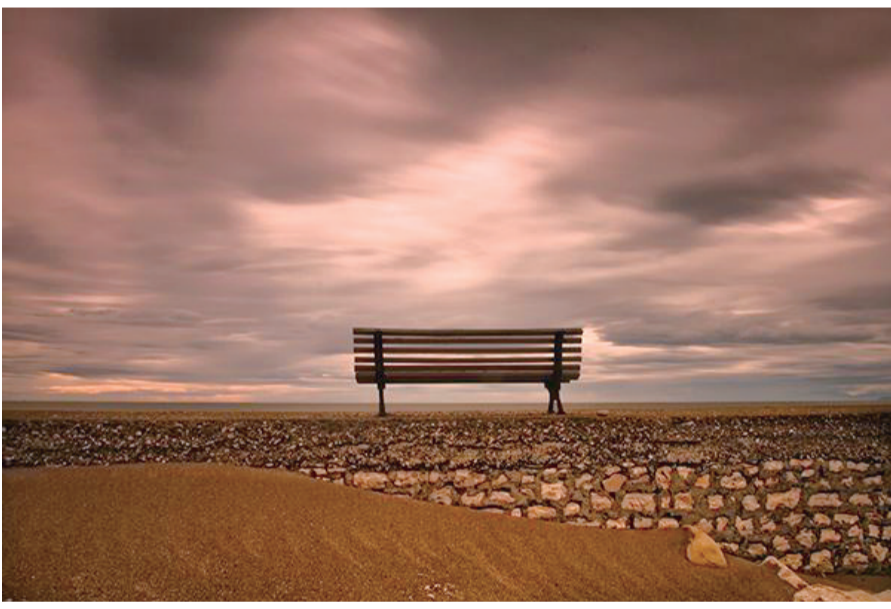
阅报栏当然是开胃小碟,真正的主菜是他的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。博物馆设在几座有年头的老宅里,木头的厅房、厢房,加上青苔的天井,修缮花了不少功夫、资金,但老物件摆进来,好生契合。牛皮双面雕屏风、镶玉描金双面插屏、巨型木链条水车、原始榨油床、圣旨、典妻契、官灯、米秤印、古钱币、三寸金莲……1万多件藏品皆是老张多年一点一滴积攒起来。这种慢悠悠的事,最考验人心的坚定,个中滋味也许只有老张自知。

那日的老张兴高采烈,带着我们看了他的大部分藏品,算是给我们这群各怀心事、了无生趣的中年人注入了一些激情。大家一边看,一边客气地赞叹着。“民间故宫”的说法浮夸了,但老张的博物馆的确令人惊喜。特别是到陶土馆时,看到那些古拙的盆盆罐罐,我暗暗一惊,时光的雕琢,已经赐予器物一种无言的光,大概真是物比人久。老张还领我们上二楼,木头楼梯

咯吱咯吱作响,我走最后,看见扬起的尘埃在光线中飞舞着,也就是在那一瞬间,我承认这里的确具有博物馆的气息了。一群人人在二楼站定,同行的村民说道,当时修复这座房子时,老馆长不小心踩了腐烂的楼板,从二楼摔到一楼,腰椎都摔裂了。一时不知如何接话,没想到老张还吃了这么多苦。凑近那人,继续向他打听老张的事,细节逐渐铺开。本来嘛,搜集民间古物这种事就是吃力不讨好,那些镀金带银的,人家轻易不会摆出来,那些旧脸盆架、洗脚桶、米糠印、犁铧、篱笆,堆着无用还占地方,也只有老张把它们当宝。他从缠足老奶奶的遗物中抢救出“三寸金莲”,从柴火堆里翻出民国初年的稻谷印,甚至人家搬迁坟墓时他也钻进墓穴中,找到一顶破官帽和一个小银饰。说到这里,老张一边打开官帽盒,一边说:“我现在有点走火入魔了,为了搜集古物,我是什么都不怕。就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怕?”我的身体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,但愿他没有察觉。

老张就这样领着我们转,看他的纷繁复杂的藏品,一间一间陈列得满满当当,每一件藏品皆是老张经手收集,但藏品并不都归他,其中有借的、租的、赠的、寄的、买的等,总之各种来路。我探头探脑地问他:“镇馆之宝是哪个呢?”老张领我到一玻璃柜前,对着柜中的一盏灯,对我说:“看见没有?正心无私灯。这就是镇馆之宝了。”我拂了拂玻璃柜上的尘土,亮着眼睛看那灯。灯用锡、铜合金铸造,灯柱是“正心无私”四个字,灯座是魁星踢斗形。老张大概见多了我这种人,就说道:“此乃清朝同治年间的灯,原先是摆在濠头村北山书院的正厅桌子上的。”

中午,老张留我们大家吃饭。米糍、糍粑、土豆饼、酒糟田螺……一看是这些自家的食物,我很激动,还去动手打了一会儿米糍。帮忙端菜的是老张的儿媳。我偷偷观察他儿媳的神情,还算愉悦。听说前几年老张与家人闹了不少别扭。为了做这个博物馆,老张贴上了自己的退休金,还向银行贷款,贷款用完了,就向亲戚朋友借,没地方借了,连生活都有困难。有这样一个“瞎折腾”的爹,儿孙自然会着急。现在博物馆里布了监控,坐监控室的就是老张的儿子,很是辛苦,看得很紧,因为这里都是木头房子,防火似乎比防盗还要重要。



午饭吃着吃着,忽然大雨如注。人都静了下来,一时大家都无语。忽然,天上打了一个响雷。忙活半天还没吃一口的老张站着,高兴地说:“好啊!响雷好啊!”我不懂响雷有什么好,但我很羡慕老张。因为他心里有一盏灯。一个人活着,能够内心坚定和笃信,是多么难得啊。

饭毕,雨也小了。大家沿着锦鲤溪,准备返回村口。老张送我们,我缠着他讲濠头村的故事。老张说,这可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,曾经这里的茶叶、木匠和武术都是响当当的。茶叶不用说,好山好水出好茶,木匠就厉害了,当年200多把斧头闯天下,现在村里还有很多修缮古民居的专家。富村就要防贼,木匠出门也要防身,所以习武成了风气,村民一边干农活一边练功,锄头功、烟筒功、板凳功……我们的功夫传说是铁头和尚传下来的。濠头村有个慈音寺,当年铁头和尚就住在那里……我望向云雾中的山头,一时恍惚。心想,若是在这云山竹林中造一小木屋住

着,也是不错的吧。

我的幻想没能持续多久,车子已经在村口等着了,不可阻挡地要我将我拉回集成电路板、重力感应器、二氧化硅组成的世界里。坐上车,隔着玻璃窗和老张挥手。老张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,在老张的博物馆里,有一个特别的角落。那里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龛,土地公公、灶神、妈祖、菩萨、关公、孙大圣……这些因为村民搬到城里而没能一起被带走的“留守神灵”,都被暂时或永久地寄放在老张的博物馆里,不知道各路神仙汇集在这里,会不会像老年活动中心的人那样,打打牌来解闷?

我在遥远的尘土飞扬的世界里,想象着老张每天一早给诸神上香,夜里点亮那盏“正心无私”灯。有时,想象变得比我所处的世界还要真实。那里,是暖黄灯光的尽头,有老一辈人的生活记忆,有一群寂寞的神灵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作家班学员)